

姨娘

光宏

姨娘，南方人对母亲姊妹的称呼。岳母家的姨娘特别多，我便以地名来区分，如宝山陶姨娘、钟仓姨娘等。

钟仓姨娘是爱人嫂子的母亲。老人家今年81岁，除了耳朵有点聋，身体还算健朗，平时喜欢抽烟和找人唠嗑。

某个下午，我特意陪爱人和侄女拜望嫂子。进屋，见嫂子和几个邻居正在房间里聊天，姨娘独自坐在昏暗的小房间里，神情有些黯淡。姨娘见到我，起身笑着迎上来，招呼我坐下。我知姨娘喜烟，便从速敬上一根，然后坐在她的对面，陪她说话。

我探着身子问：您老人家身体还好吧？

姨娘盯着我的眼睛，答：我上午到的。

我又问：您要休息一会吗？

姨娘又答：今天天气好，我把鞋都洗了，放阳台晒着呢。

我笑了，不打算再问，只坐在她对面，静静地陪她抽烟，听她自己说话。她很能会意，望着我，滔滔不绝。我看着她，不时地点头或微笑，有时也大声地回应几句。对上或对上不了，我也不在意，姨娘应该更不会在意，人年纪大了，心就孤独，有人陪着说话就好，我这么想着。

姨娘年轻时就很健谈，现在依然。她也没过心思，拣着什么说什么，记流水账一般。谈起大媳妇，姨娘直夸她人好，彼此相处挺融洽，小媳妇太精明，不怎么待见自己。以前，姨娘住在小媳妇家，小媳妇出门做事，总喜欢把客厅和房间的门都锁起来，只留姨娘自己的房间和厨房可以出入。看厨房台子和地面很脏，姨娘便找来抹布，蹲在地上擦洗。小媳妇回来后，看厨房特别亮堂，就问厨房怎么变得这么干净？姨娘笑笑，也不作声。后来，小媳妇便把客厅的门也打开了，姨娘又把客厅清扫得干干净净，小媳妇看了，又把她房间的门也打开，姨娘又帮打扫。

听姨娘说着这些琐事，我眼前一遍遍场景再现，眼里心里也好一阵热乎。

姨娘看着我，又说小妹的身体多亏有我照顾。我回应说，夫妻间相互照顾是应该的。也不知老人家听见没有，只看见她脸上露出了清浅的笑容，如秋日阳光。

姨娘说完我们夫妻，又开始说她生活稍有些凄苦的大女儿，最后问我，“你信命吗？”我笑笑，点点头，说，命这个东西很顽固的，人在折腾，它也在折腾，它比人更能折腾。

姨娘也似懂非懂地点头，又开始说些小事，我则一直坐在她的对面，静静地听。老人家脸上、手上的斑痕很明显，像一匹陈年旧布上怎么也洗不净的油污，加上她花白的头发、瘦削的体格，让人看了着实心疼，但我又确实没办法想像她能活出更好的状态来。姨娘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，但她的晚年却活得像蒲公英，风吹一下，她就飘一下，没个定处。好在姨娘早就习惯了这些，从不抱怨，也不愿意给孩子们添麻烦。这样的她，肯定也不会在嫂子家住太久，终究还是会选择回到乡下，回到那个她活了一辈子、也苦了一生的地方。

好在姨娘还有个心疼自己的女儿。清闲时，姨娘就来城里走走，住上些时日，顺便帮女儿做点家务，跟女儿说说话。人老了，不仅自己需要陪伴，更想把剩余的时光多留点给子女，延长彼此对亲情的依偎和思念。

我说，您都这么大年纪了，别再种菜和养鸡！姨娘看着我，没有说话，我知道，她又没听见。爱人走过来问我，你和姨娘聊什么呢？她能听见你说话吗？其实，听不听见不重要，有人陪着就好。

临了，嫂子送我们到门口，姨娘也从厨房里走出来，冲我笑笑。我对着她，大声叮嘱：“姨娘，你要好好照顾自己，下次再来看您！”姨娘知道我在跟她说话，立即回我一个更显皱纹的大笑，这笑就像嫂子家时刻为姨娘敞开的大门。这大门，也是属于姨娘的人生小确幸吧。



沙漠林 汤青 摄

二胡情

张振中

在我初为人师的岁月里，大队团总支文艺宣传队经常排练节目下乡演出，铿锵的锣鼓声，跌宕起伏的二胡声，时常划破夜晚的静谧，在我的心灵深处荡起涟漪。那时候我常想，会拉二胡的人真是了不起啊。

恰巧，我的任教小学有位会拉二胡的老师。课外时间稍有空歇，他便坐在操场大树下拉起了二胡，那悠扬的旋律像一块磁石般深深吸引着我，也让我萌生了学拉二胡的想法。

很快，我便借来了一把二胡，并立即向那位会拉二胡的老师求学。那位老师也是古道热肠，毫不吝啬地教我握琴、调音、运弓等一些简单的拉琴技巧。可是，看花容易绣花难啊，二胡在他手里如有魔力，任凭手指在琴弦上如何翻飞，都能拨弄出或忧伤或轻快的曲调，可一到我手上，就如同进了石头洼的拖拉机，只能发出一长串“咿咿呀呀”的大长调！就连最简单的四分之二曲谱都被我拉成了“公鸡扯喉”一样的嘶哑之音。不识谱，不会唱歌，没有音乐细胞，没几天，我便开始心灰意冷，学二胡的兴趣大打折扣。

然而，每次当我即将放弃的时候，耳边又及时传来一阵二胡声，那绕梁的琴音实在让人迷醉，也似乎在暗中激励着我，不要放弃。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，我终于有所进步，对52弦的技巧略知一二，能操琴，用52弦拉四分之二简单的曲谱。可好景不长，身边几位会拉二胡的老师相继调离，既没有曲谱本，又得不到指导，学二胡的计划也只能就此搁浅。

2001年秋，因工作调动，我在就职学校附近又遇到一位会拉二胡的人。他见我颇爱艺术，尤其对二胡耿耿于怀，便从家中找出一把祖传的旧二胡，叫我闲暇时练练手。本来就没有什么基本功，又时隔三十多年，当年学琴的热情和感觉早已不见，手上虽握着二胡，但跟端着尊菩萨没什么区别。

退休后，我在自制的“夕阳红计划”里，特意添加了一项学习二胡的计划。我趑进安庆老年大学二胡培训班，并斥资买了一把价格不菲的二胡，抱着久违的心情正式走进二胡的学堂。本以为机会难得，可以好好学学，可刚听了几节课就发现，没有基础根本跟不上班，那些老学员能拉好几种弦，我连52弦都不熟练，害怕出洋相，我再次知难而退。

夜阑人静时，我抚摸着清冷无声的二胡，瞅瞅新买的《二胡教程》，心中五味杂陈。清

晨，在菱湖公园散步，我又看见一群银丝白发的老人拉的拉、唱的唱，简直与专业人员相颉颃，而我还是一位教师，竟然连二胡都不会，相比之下，羞愧难言。

三年笛十年箫，一把二胡拉断腰，实在不愿做一个坐在路边鼓掌的人，重拾二胡，成为了我退休生活中必须完成的一项心愿。当我决定再作冯妇时，年轻时的冲劲儿竟然再次袭入脑帘，并一发不可收拾。针对二胡入门难的困惑与纠结，我调整了学习方案，决定利用网络资源从零基础学起。后来，我又网购了《二胡演奏法》《二胡入门教程》等书籍，一边读理论知识，一边跟着网络练习指法、学习简单的曲谱。眼看几根手指在钢弦上都磨出了血泡，前后掉了好几层皮，长起了厚厚的茧子，我没有觉得折磨，反倒为自己渐入佳境而痛快。一日练一日功，三日不练隔手生，一月不练一场空。有时为了一个音符一个音节我会反复拉、反复练，实在算不出到底拉了多少遍。

会拉的一条线，不会拉的一大片。节奏是拉好曲子的关键，一弓拉的音节必须抑扬顿挫，有轻重缓急，不能拖泥带水，不可抢弓，否则就会影响音符的节奏。为了把握节奏，我在练习时，常常先用手机录音，然后打开录音试听，再将那些音节不到位、节奏不连贯的地方，一点一点慢慢抠慢慢纠正。经过一段时间坚持练指法、练节奏、试听，我开始自觉感知何为装饰音、滑音、休止符、颤音、抛弓、一弓拉等，更能明显地看到自己全方位能力的提升。

爱因斯坦说，兴趣是最好的老师。在由浅入深的练习过程中，我坚持培养自己良好的乐感，学会把自己的情感融入琴音之中，并试着在电脑上欣赏行家的演奏技巧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经过几载的刻苦练习，我终于掌握了52弦的演奏技巧，并且可以娴熟地拉出几十首流行歌曲以及黄梅戏经典唱段。

更让我惊喜的是，二胡是通过右手持弓左手触击音阶的把位，运弓摩擦琴弦产生的振频使琴筒共鸣而发音，所以，在拉二胡的过程中心无旁骛，全身心的投入，不仅能加速脑细胞的运转，还能帮助提高自控能力，对我的身心健康大有裨益。

悠悠二胡情，心心念念几十载，终于，我也可以随时在阳台上优雅地支起一把二胡，在迎接初升的晨曦中，在静等暮霭四合的光影下，拉起一首天地悠悠任我游……